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

疏緇黑也尼父遊行天下讀講詩書時於江濱休息林籟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壇澤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謂之杏壇也琴者和也可以和心養性故奏之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疏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勾踐平吳事訖乃乘扁舟遊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注疏八

美

牛集八

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曰漁父即屈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齊號曰鴟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號曰朱公晦迹韜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書云揄揮也袂袖也原高平也距至也鬢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是遙望平原以手揮袂至于高陸維舟而止拓頤抱膝以聽琴歌也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而言曰彼何為者也

疏詢問仲尼是何爵命之人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疏答云是魯國賢人君子也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疏問其族答云姓孔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疏又問孔氏以何法術修理其身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疏率性謙和服行聖迹修飾禮樂簡選人倫忠誠事君化物齊等將欲利羣品此孔氏之心乎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

疏爲是有茅土五等之君爲是王侯輔佐卿相乎皆答云非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注疏八

堯

牛集八

也

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疏夫勞苦心形危亡真性偏行仁愛者去本迢遼而分離于玄道也是以嗤笑徘徊嗚呼歎之也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疏拏橈也反走前進是虔敬之容也

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邱不肖未知所

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邱也

疏曩向也緒言餘論也卒終也相助也向者先生有清言餘論邱不敏未識所由之故竊聽下風庶承警欬卒用此言助邱不逮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邱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

疏嘻笑聲也邱少年已來修學仁義逮乎耆艾未聞至道所以恭謹虔恪虛心矣

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卒

牛集八  
三十一

疏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理也固其然乎是以漁父大賢宣尼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相應也故釋吾之所有方外之道經營子之所以方內之業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

疏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教治盛美若上下相冒則亂莫大焉是以百官各司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陵亂斯不易之道者也

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徼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

疏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徵賦稅不相係屬妻妾既失尊卑  
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憂患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  
大夫之憂也

疏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亂四民不勤大夫之憂也  
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  
諸侯之憂也

疏陪臣不忠包茅不貢春秋盟會落朋倫之後五等之憂也  
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  
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空

牛集八  
川上

疏攘除也陰陽不調日時愆度兵戈荐起萬物天傷三公九  
卿之憂也

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  
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疏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輔卿相而擅修飾禮樂選擇人倫  
教化蒼生整齊羣物乃是多事之人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

疏謂之原本  
闕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疏強進忠言人不采顧謂之佞也

希意導言謂之諂

疏希望前人意氣而導達其言斯諂也

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疏苟且順物不簡是非謂之諛也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疏聞人之過好揚敗之

析交離親謂之賊

疏人有親情交故輒欲離而析之斯賊害也

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

疏與已親者雖惡而舉與已疏者雖善而毀以斯詐偽好敗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卷三

牛集八

傷人可謂姦慝之人也

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疏吞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偷拔其意之所欲

隨而任之斯險諛之人也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疏外則惑亂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是以君子不與為友

朋明君不將為臣佐也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

疏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建立功名謂叨濫之人也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疏事已獨擅自用陵人謂之貪也

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

疏有過不改聞諫彌增狠戾之人

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

疏物同乎己雖惡而善物異乎己雖善而惡謂之矜夸之人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己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邱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邱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

疏愀然慙竦貌也罹遭也邱無罪失而遭罹四謗未悟前旨故發此疑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奎

牛集八  
川上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

疏留停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察同異之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希其僥倖適受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執和喜怒之節用爲達道以已誨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

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

疏謹慎形體修守真性所有功名還歸人物則物我俱全故無患累也

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註不能修其身而求之他人者豈非疏外乎

孔子慨然

疏自竦也

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疏夫真者不偽精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矯情偽性者不能動於人也

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者雖嚴不威彊親者雖笑不和真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卷

牛集八  
三二

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人倫有此四事之義以列

下文

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

疏貞者事之幹也故以功績爲主飲酒陶蕩性情故以樂爲

主是以功在其美故不可一其事迹也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无問

其禮矣

疏此覆釋前四義者也

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疏節文之禮世俗為之真實之性稟乎大素自然而然故不

可改易也

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疏法效自然寶貴真道故不拘束于俗禮也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

疏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行不能法自然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注疏八

卷

牛集八 三

造適貴道德而逍遙翻復溺人事而憂慮濳囂塵而遷質徇

物無厭故心恆不足也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疏惜孔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耽人間之浮偽不早聞於

立道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邱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

之服後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疏尼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天必其不恥訓誨

尋當服勤驅役庶為門人身稟教授問舍所在終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



慎勿與之身乃无咎

疏從迷適悟為往也妙道真本也知分別也若逢上智之士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根之人不可語其玄極觀機吐照方乃無疵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

疏戒約孔子令其勉勵延緣上蘆葦之間重言去子殷勤訓勗也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疏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喜懼交懷門人授綏猶不顧盼船遠波定不聞橈響方敢乘車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奕

牛集八  
川文一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疏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處庭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无階降也仲尼遇天子諸侯尚懷倨傲一逢漁父盡禮曲腰并受言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此孔邱重方外之道子路是方內之人故致驚疑旁車而問也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疏湛著禮義時間固久嗟其鄙拙故凭軾歎之也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  
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  
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疏召由令前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于禮儀見可貴  
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  
不精誠則不造于玄極不仁不愛乃禍敗之基惜哉仲由專  
擅于此也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  
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卷

牛集八  
川六八

吾敢不敬乎

註此篇言無江海而聞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  
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蠕動之類咸得  
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疏由從也庶眾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故知眾庶從道而  
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而成道而失者則死而敗物無貴賤  
道在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邪